

蘇聯詩壇逸話

蘇·本約明·高力里著

戴望舒譯

每冊實價四角

寄費三分

掛號另加八分

本書是作者用法文寫的一部詩的理論書。原名『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在巴黎出版。上

部是關於蘇聯詩壇的逸話，用着公允的眼光和簡明的敘述，根據了個人的回憶和寶貴的文獻寫出來的，同時抒情而又有系統的對於蘇聯新詩的研究。在這裏，作者指示出資產階級文學如何地潰滅，宣傳文學如何地產生，意象派和未來派如何地演進并試想和革命聯結。所以採用這種逸話體裁來寫這部書，無非是要使讀者增加興趣而已。本書不祇是從事新詩研究和寫作的人們所需要，就是文學的嗜好者亦得一讀這趣味而不枯澀，簡明而不繁重的一部詩的理論名著。

本書計二百頁，凡七萬餘言，用仿宋字排印，疏朗美雅，加印精美插圖數幀，尤覺可愛。

上海四馬路
三四二號

總發行

電話九五一
一四一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支店：廣州·南京·漢口·昆明·成都



譯文

新一卷第四期目錄

論莎士比亞及其遺產

(六八九)

〔蘇聯A·柴米爾諾夫作

克夫譯

德國人與莎士比亞

(七四六)

日本木多顯彰作

王執鐘譯

莎士比亞的故鄉

(七五二)

蘇聯M·麥羅而斯基作

克夫譯

獄

中

記

(七五七)

俄國V·妃格念爾作

巴金譯

關於文學和藝術

(七七八)

俄國L·托爾斯太作

胡風譯



白

法國 P. 瑪爾格里特作

世彌譯

(七九八)

一個田奴怎樣喂養了兩個衙史

(八〇八)

俄國 M. 薩爾蒂珂夫作

蕭乾譯

官

費

(八一九)

西班牙 M. 烏那慕諾作

莊重譯

客

人

(八三四)

意大利 B. 西哥涅尼作

黎烈文譯

伊

林 · 荷蒙

(八四九)

丹麥 H. 邦作

麗尼譯

魔

地

(八六五)

俄國 N. 果戈理作

孟十還譯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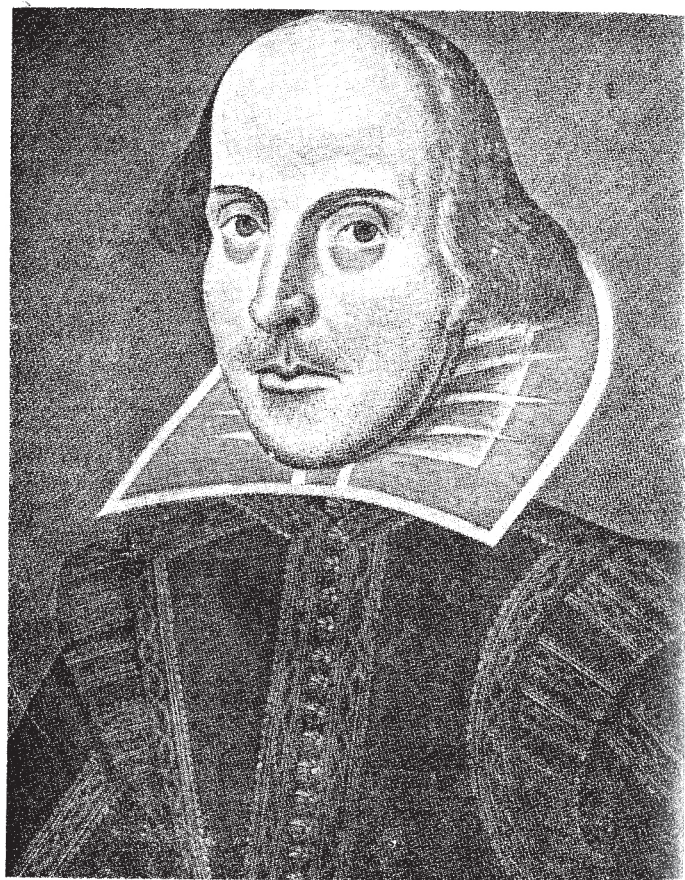
記

(八七七)

插

圖

莎 氏 刻 像(馬丁·直羅孝忒作).....	六八九頁前
步 氏 簽 名.....	六九一頁前
十七世紀半英國戲劇之台景.....	六九九頁前
名女優愛倫·泰昧飾馬克·珮司夫人(約翰·沙忒作).....	七一三頁前
天 鵝 劇 場(荷蘭約翰·微忒作).....	七三一頁前
李 怡 德·百爾別得支.....	七四一頁前
薇 娜·妃 格 念 爾 像.....	七五七頁前
一 九 一 四(法國奧托恩·福萊茲木刻).....	七九九頁前
烏 那 慕 諾 畫 像.....	八一九頁前



莎 氏 刻 像

馬丁·直羅孝志作——莎氏戲劇‘二開本’初版內所用

論莎士比亞及其遺產

蘇聯

A·斯米爾諾夫

作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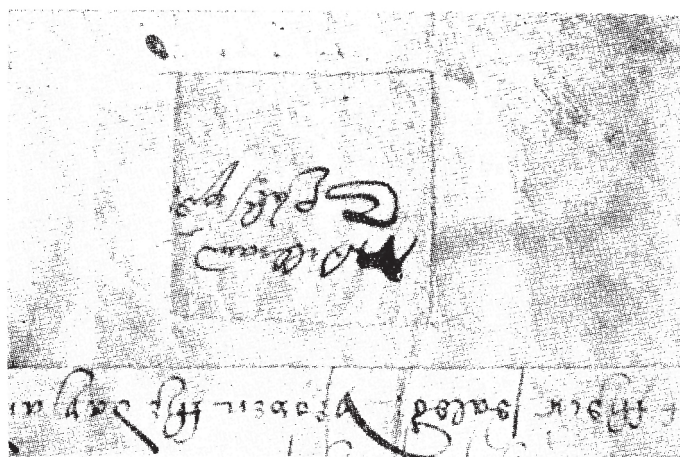
直到最近一個時期在我們與真正的莎士比亞之間還是存在着兩重帷幕，使我們不能看清楚這一位藝術巨匠。

這兩重帷幕之一——以唯心的觀點來估量莎士比亞的許多解釋，這在十九世紀的西歐特別盛行，不僅見之於英國，而且在德國（哥德對此種解釋的發展給了有力的推動），即在俄國革命前的文藝批評領域中也可找到此種觀點的全部反映。在這些各色各樣對莎士比亞的推論中（即以近百年來所提供的關於哈姆雷特（Hamlet）一劇的多樣說明來說亦可），我們可以指出它們的一個共同點來：這裏的莎士比亞是與其歷史的實際環境，隔絕着的，或者，多少有了聯繫的話，那末也

只是完全錯誤的，是一種布爾喬亞「社會學」的見地。莎士比亞被送到一個抽象心理學的或抽象哲學的領域裏去了，他又被抬高到他的時代上面，甚至一切的時代上面，他好似一個什麼「絕對的」天才，「全人」能說「永恆的」道德與心理的真理。這樣的一個莎士比亞，不用說，失去了任何具體的內容。他成了各種唯心主觀主義的一座堡壘，這樣的莎士比亞和我們是完全不相干的。

另一重帷幕懸在相反的一方面。這——好像是以馬氏觀點來解釋莎士比亞，如不久以前B·弗理契所提供的，而幾年來已爲我們的批評界所擊破了的。純粹機械式地分析莎士比亞的作品，從這裏掘取零碎的文句，由此作出片面的與完全不正確的結論，甚且不懂得馬恩兩氏關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及其所處時代的特質的見解，更不幸的是在傳記上來假定莎士比亞作品的著者乃一純粹貴族萊德倫特伯爵。在此種關於莎士比亞創作的怪論方面弗理契可謂登峯造極了，不管其如何「理論化」，這始終和在所有莎士比亞戲曲中的每一字裏行間所洋溢着的道德的健全，毅力與愛自由的感覺格格不相入的。

在弗理契的論述中，莎士比亞是一個封建地主的貴族階層的思想家，最惡毒的反動者，爲了受到正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與新布爾喬亞文化打擊的陳腐封建理想的死滅而悲泣，絕望的消極者，咒咀着世界與渺茫的「無窮期」。布爾喬亞及其利潤的爭逐對於莎士比亞是輕蔑與疾惡的對象，



莎氏簽名

一六一三年三月十日買房屋的契上所簽

農民與民衆——仇視的對象。合意的人物，英雄，具有高貴思想與善良行為的，在莎士比亞看起來只有貴族。但也不是一切貴族都如此的。莎士比亞時常把宮庭貴族描寫得極卑劣而醜惡的。好的僅是鄉村貴族，舊式封建地主，他們保持着純潔的，族長式的世風，完整無缺的高尚與美德。他們的優裕而漫不關心的生活——不用說，不發生戰爭時——簡直是由節日與娛樂所組成的，在這一社會裏錢幣是用不着的：這裏滿是寬容大度，敦情善行。誠實可靠的老僕人侍奉其主人不是貪圖利益，而純是由於赤胆忠心。一切都建立在對君主（國家）、貴族（社會）、與父母（家庭）的信仰與順從上面。這便是「舊時快樂的英國」世界及其羅曼蒂克封建主義的燦爛的光輝。

依據弗理契的見解，莎士比亞便是這樣的垂死世界的一個歌頌者。却又因為這個世界受着發展着的資本主義打擊而日漸破滅，莎士比亞悲痛着迎面而來的死亡。由此——憂鬱的痕跡發現於他的許多作品中，而一貫地深印着他的全部創作。由此——安東尼奧（威尼斯的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無謂的愁苦，傑克（任君所欲“As You Like It”）消沉的不平，哈姆雷特的咒咀，蒂蒙的陰鬱厭世。作者假口於這些主人公來說話，對封建舊世界的沒落惋惜悲痛。這也就是哈姆雷特所說「時代的聯繫破裂了……」一句話的意義。

這裏用不着詳盡地指斥此種根基於對莎士比亞時代及其創作的正確分析所得到的瞭解。

從莎士比亞那裏採取了合於他的見地的典型與文句，揚棄了不合他脾胃的一切，弗理契即對於這些典型與文句在一般戲曲的主旨中的思想傾向也還是弄不清楚，無怪他完全繞出了莎士比亞寫實風格的問題，看不到他是個偉大人道主義者，新道德與新宇宙觀的戰士。歸根結底說，弗理契只是穿上假冒馬氏主義者的外衣，把布爾喬亞莎士氏學者極普遍的見解之一——所謂莎士比亞的「貴族主義」——重說一遍罷了。

但這並不能使莎士比亞更接近，而只是更遠離着我們。如果莎士比亞真是一個沒落階級的理論家（有如十六——十七世紀英國的封建地主貴族），那末當然，爲了他創作中的精妙入微的藝術邏輯學，還是有可能爲我們利用的。不過這樣的利用當然很有限的，因爲爲我們所利用的作家的階層性對我們是不能漠然無關的。如果莎士比亞在其所處的時代中是一個落後反動思想的號筒，如果他的視線不是向前而是往後，那末我們在他那裏就沒有什麼可以學的了。并且七十五年前馬恩兩氏又何必勸告拉薩爾（在很有名的一八五九年給他的信中）奉莎士比亞作爲模範呢。這樣捏造出來的超保守主義者與最反動的貴族莎士比亞對現代法西的西歐倒是怪歡喜的，如不久以前在法國巴黎喜劇院裏所排演的考里沃蘭士（“Coriolanus”）不用說是經過相當「改譯」的，在這裏莎士比亞的悲劇被作爲「赤色危險」（一）的信號與暴露。這樣的莎士比亞和我們是

全不相容的。

幸而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首先，如馬氏在其對這一個時代研究中所告訴我們（最詳盡的在On Capital）卷十四章中，那個階層，即弗理契企圖把莎士比亞作為這一階層的理論家，也就是古典的封建地主的，寄生的，無作為的，驕奢淫佚只求享樂的，特遺傳的高貴品格以自傲的階級，到了莎士比亞的時代在英國差不多已經不存在了。因為這個時代的貴族以暴力奪取了一初期資本積壘，「急劇地轉變着，獲取新的品質，使其和布爾喬亞相結合；如果像弗理契那樣繪聲繪形地說這個落於時代後面的封建貴族階層還是存在的話，那末這一階層在政治上與思想上也力薄得很，無論如何也不能產生如莎士比亞那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天才藝術家來。

弗理契對莎士比亞著作的分析也同樣是根本不正確的。實際上在莎士比亞那裏見到的一些悲觀動機，萬不能作為主宰着他的傾向：這是——附屬的東西，須以特殊的原因來解釋，且終於沉溺在莎士比亞樂觀主義的大海而看不到了。因為莎士比亞徹頭徹尾是樂觀的，所以他總是向着未來，而不執着過去。恩氏在寫給馬氏的信中說過，「在溫德沙的風流娘兒（*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的第一幕中所有的生命與動作較之全部德國文學中的更要多，只要一個龍士及其克萊勃狗，就可抵得過集在一起的所有德國喜劇的價值。」還有什麼比這更清楚地來說明莎士比亞喜劇

的無限歡快與他最「陰鬱的」悲劇的勇敢英雄精神呢？恩氏且曾在蘭夏夫特（‘Landschaft’）一文中更清楚地指出莎士比亞「神聖喜劇」感人之深。當然，要是莎士比亞是個愁苦的意氣沮喪者——反動者，那末馬氏決不以他的「孩子經常閱讀莎士比亞」為可喜，當也不會把莎士比亞列入他最喜歡的三個詩人中而與愛斯西爾（Eschyle）及哥德（Goethe）並駕齊驅了。每個沒有為狹隘的教條所毒害的讀者，讀了莎士比亞都會感到一種健全的生之快樂與無限的毅力。

全部莎士比亞創作的主题——新道德與新宇宙觀的確認，棄去了一切封建宇宙觀的原則與準繩，有時我們在他那裏也見到有封建貴族觀念與趣味的餘波，那末這應以十六世紀英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條件來解釋，而不應在這裏來尋找他的創作的實質。

恩氏寫道，「想從高乃依（Cornelle）那裏尋找羅曼蒂克中世紀的根源，或以同樣態度來處理莎士比亞，此種企圖不能不認為是矯揉造作的（凡是他從中世紀借用來的普通材料作為例外）。」

講到處理莎士比亞的態度問題時，我們最不應忘了下面恩氏的名言至論，不錯，這是關於哲學的，但完全適用於論斷表現某種宇宙觀的大藝術家：

● 兩個佛龍那的紳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劇中的人物，斯米爾諾夫註。」

「誰要是判斷每個哲學家不是根據着在他的活動中所有的有價值的，進步的，而是根據過渡時期必須有的，反動的，循規蹈矩地來判斷，——那末他還是把嘴閉起來吧。」

布爾喬亞唯心主義的對莎士比亞的見解是把他誇張着，以致使他失去了一切實際歷史的輪廓變成了形而上的「全人」（大聖賢）。相反的，弗理契的見解異常地縮小了他，把他囚禁於那個時代所有社會集團中最狹隘而無前途的一個里面。很難說，這兩種見解中那一種是更有害，——所謂有害，不僅因為理論上的錯誤，並且因為對莎士比亞所持的錯誤觀點足以妨害着看見他真正的豐富內容。

莎士比亞——最有天才的他那時代的表彰者，同時也是恩氏所說的「復興時期」的產物：

「這是給從來人類不會經歷過的偉大進步的轉變，這個時代，需要偉人，並產生了偉人，在思想力上，情緒與性格上，在多方面性與博學上說都好。」

依照出身與人道主義的實質來說，莎士比亞是布爾喬亞最大代表之一，——是一個如恩氏說過的：「奠定現代布爾喬亞統治的人，不管甚麼都好，但只不定是局限於布爾喬亞的。」偉大的思想力使他，——使莎士比亞，也使雷奧那多·達·久西（Leonardo da Vinci）米蓋郎吉洛（Michel Angelo）喬達恩·勃羅諾（Giordans Bruno）及其他許多偉人，——衝出他的階層意識的範圍，

高出於它，并着實望到更遠之處，同時雖並沒有和他的階層根源割斷，但已從偏狹頭腦的市僧那裏解放出來了。由此——莎士比亞的異乎尋常的深奧與遠大，不用說，這和所謂「絕對性」與無階層性，大部分布爾喬亞研究者所企圖說明的，絲毫不相同的。莎士比亞不是無限制的；他有他的界綫，但這些界綫非常寬廣，——正因其寬廣，所以在他與我們普洛立達革命的現代有了交流的可能。

二

在英國——「古典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十六世紀歷史過程的特點在乎，我們在這裏除了布爾喬亞與貴族間階層鬥爭的基本路線以外，更看到這兩階層極大的一部分密切地接觸與合作（經濟的、政治的、意識的。）因為，我們沒有在當時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內那麼急劇的過程，一方面——貴族階級的布爾喬亞化，另一方面——布爾喬亞階級的貴族化。

「大的封建戰爭」吞嚥了舊封建貴族，而新的却成了當時代的產兒。錢幣對於這個時代是一切力量的力量。」

恩氏也曾有與此類似的說明：

「布爾喬亞在和貴族不斷的鬥爭中得寸進尺地奪取了後者的地位，一直到它在所有最發展的國家內成了統治者爲止，在法國它公開地打倒了貴族階級，而在英國它逐漸使後者布爾喬亞化，并使之成爲對自己的一種名譽的裝飾品。」

另一方面，我們便看到布爾喬亞上層份子強烈的貴族化的過程。顯然的，在沒收寺院地產以後（一五三五年「維新」的結果），一大部分的貴族爲布爾喬亞所收買，後者一方面迅速地和鄰近地主貴族親近并與之通婚，但另一方面從事於完全新的布爾喬亞方法的經濟，并根本保持了它心理上的布爾喬亞特質，在伊利沙白朝代中市民領受貴族教育成了極平常的事，大半是爲了充足皇室國庫的目的。

由此——產生「新的貴族」，不用說是比較進步的，尤其——那種「鄉紳」（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的土貴族）是當時最堅強而很先進的階層。

我們對於馬克斯所說，舊封建階層的全部根絕及其轉變到適應於資本主義文化的軌道，這樣的話不能太死板地咬文嚼字來瞭解。在經濟較爲落後的英國西部與北部，蘇格蘭的邊境地方，還保存着不少典型封建主，在經濟與政治方面都是反動的，不順從時代精神，頑強地逆流而行。莎士比亞